

第九辑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九辑



西藏人民出版社

08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

第九辑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75 字数:318千

1992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10月西藏第1次印刷

印数:1—1,130

ISBN7—223—00450—9/2·30 定价:4.10元

(藏) 新登字01号

目 录

- 根据《苯教密咒》传说写成的莲花生传及其史料来源
.....[法]安娜—玛丽·布隆多 著 耿昇 译 (1)
- 《嘛呢宝训集》的掘藏师是苯教徒吗？
.....[法]安娜—玛丽·布隆多 著 耿昇 译 (69)
- 来生的证明：慧军的《彼世间成就》研究.....
[奥地利]恩斯特·斯坦因凯尔纳 著 褚俊杰 译 (139)
- 日本大谷大学收藏的藏文大藏经以外的藏文文献
.....[日]片野道雄 著 周炜 译 (167)
- “吐蕃”名称源流考
.....[法]路易·巴赞 哈密屯 著 耿昇 译 (183)
- 西藏西部拉达克地区的止贡噶举派
.....[意]伯戴克 著 王永红 译 (217)
- 西藏瓷器制造考
.....[法]安娜·沙耶 著 岳岩 译 (236)
- 西藏的民俗文化
.....[印]群沛诺尔布 著 向红茄 译 (255)
- 西藏的贵族
.....[日]中根千枝 著 周炜 译 (336)
- 西方发现西藏史（上）
.....[法]米歇尔·泰勒 著 岳岩 译 (389)

根据《苯教密咒》的传说写成的 莲花生传及其史料来源

[法]安娜—玛丽·布隆多 著 耿昇 译

桑木丹·噶尔美^[1]先生首次提醒大家注意由钦则旺布 (Mkhyen—Brce'i dbaṅ, 1820—1892年) 所写的这部传记, 被昆浦洛卓塔雅 (Koṅ—sprul Blo—gros mtha'—ya, 1818—1899年) 收入《掘藏宝库》中了^[2]。他还指出了该传记的一种可能的苯教史料来源。我在本文介绍过钦则的著作之后便打算考证其史料来源, 以确定可能曾促使这名佛教大师撰写此苯教经文的动机、目的。

众所周知, 《掘藏宝库》是由昆浦编纂的一部大文集 (在楚浦 <Mchur—phu>的版本中共有63卷), 收集了与以掘藏的形式出现的主要仪轨故事有关的仪轨书一类文献。它们被昆浦根据内容和掘藏师而作了分类, 已由在该文集第2卷 (见目录) 中为其中每种文献确定的授记和灌顶的传世系所证实。在这一卷中, 昆浦同样也阐述了促使他将某种或某批文献纳入其中的原因。第1卷是有关莲花生的传记 (因为昆浦指出, 莲花生是这些教义无可争议的大师^[3]和重新发现这些教义的掘藏师们的传记。

如果大家现在来看一下莲花生传记是怎样“以苯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那么大家就可以发现它所沿用的提纲布局都很相似。它的前面确实有一小批苯教仪轨书的文集 (共10

0005105

1

种经文），它们占据了第9函之末和第10函的开始部分〔4〕。这样一来，仅仅从其外形的观点来看，于其中加入莲花生的一种苯教传记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这是一篇共分为12节的短经文，共占据9页，在楚浦版本中被编作第1—9页，以《根据〈苯教密咒〉的传说而阐述的耆那之子莲花生简传》为题〔5〕。各页背面于边缘处带有如下标记：“掘藏宝库，以苯教徒的方式阐述的大师传，钦则”〔6〕。这样一来便以不容置疑的方式对其作者及内容作了考证。

在第8—9页中有一段很短的题跋：“唵啊吽咋，莲花成通者大师”。由于如此作了概括、并对主要内容作了确定，这就是在《苯教密咒》的具有预言性的目录中所记载的内容，这也就是在需要皈依的尼策（Ni—che，吐蕃）地狱中众生眼中出现的情况，即由一根头发的细尖于如同莲花迥乃大师的海洋一般广博的传记之外汲取的珍贵的一滴，以至于需要皈依的众生看到、听到、回忆起和触及到这种传记本身的时候都会迅速获得“莲花同卓”（Pudma mthoñ—gtol，莲花一见解脱）的级别。此文系由米西雍仲迥乃恰所写，正如大家在根据古代苯教掘藏《周边论说》而写的莲花生传记中所发现的那样。

全面来看，这几行字以莲花生的传统真言开始、并以在苯教徒中通行的祈歌程式短语而告结束，它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钦则签署这部著作的苯教徒名字、启发影响他的史料来源、《苯教密咒》传说中的古代掘藏以及莲花生的一种苯教名字莲花同卓〔7〕。

莲花生传的译文

第一章 父亲大喇嘛忱巴南喀 (Dran—pa nam—mkha') 的诞生

我跪在具有神奇转世的身体前，莲花同卓又叫作莲花迺，他获得了巫术之力，通过合适的方法而皈依了难以驯化的生灵，他是吐蕃众生无与伦比的恩主。其传记深奥而广博，如同海洋一般深远、长空一样辽阔。除了佛陀的唯一智慧之外，他不落入普通人知识的范围，因为他被解脱的方式在每种观点中都略有代表，在需要皈依的普通众生眼中看来更为如此。我于此阐述该传记的一部分内容，它出现在《苯教密咒》的传说中。

在筑于集众愿的嘉洼聂巴城（相当于神域的象雄一城）中央建起的琼垄努噶尔宫（Khyuñ—luñ dñul—mkhar，银宫）中，虽然琼雅木科杰和古世系中的幸运者恰尊贡玛婚合了⁹，但他们却没有子嗣。他们向八名译师和班智达¹⁰奉献了一头大象所驮的金粉，这些人曾获得了象雄和吐蕃的成果。作为对他们那附有度礼和发愿之要求的回答，有一道光芒出自普贤菩萨的慈悲之中，于光线之末端有一个白色的“啊”。光芒融合进了母亲的身体之中，她生下一个男子。这是一个纯洁的男孩，没有任何污垢¹¹，酷似众生，其外表如同人类的仪表，完全具有佛陀那主要和次要的相及其德。其身体的颜色酷似光音天之色，聪明智慧的三只眼睛非常明亮，炯炯有神。他于心脏处有一朵八瓣金莲花的标记，于其左脚掌中心有智慧眼的标记。他可以看到一百个温和

和畏怖的本尊神，降伏了所有众生，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他以其巫术本领而于其所在地区和邦国中游荡。荼伽女的所有法会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营养。野兽和食肉动物于其周围来回游荡。由于他清楚地和毫无含糊地知道五百代前世，所以他被称为忧巴南喀。他是本世间于其后出生或在他之前就已出名的所有大持明学者中的最主要者。这是一名获得了果的大学者，如同太阳一样金光闪耀。

第二章 大喇嘛父亲的优秀品质

这名大喇嘛可能从来不知疲倦地学习和研究，因为他事实上是一种卓越的转世之身。然而，为了向有待于皈依的众生作出一种表率 and 为了耗尽其前世尚残留的羯磨（业），他于是便开始向象雄和吐蕃的八大学者学习，如塔米塔德（Tha—mi thad—de）等人¹²。他触摸了9名印度学者（成为他们的弟子）的脚¹³。他向所有领域发展了其智慧，如文法、逻辑（因明）、辩论和智力讨论。由于他获得了使用秘密真言的本领，所以他被承认是丑陋的大成就者¹⁴。他于是便前往大食，向大苯教师辛吉僧贝南喀囊瓦朵藏（gGen—gyi Sems—dpa' Nam—mkha' Sañ—ba md—og—čan，辛森菩萨蓝色虚空藏）¹⁵学习，听讲了无数的经和论。他向大学者雍仲洛才（gluñ—druñ blo—gsol）¹⁶要求无数对外传授的真言、经文、阿毗达磨和律的文献。他从贝本恰觉波¹⁷处获得了性合与仪轨之杀生的深刻教诲，而这一切本来是极其秘密的。他当时在“伏魔密咒”大洲¹⁸上被以“雍仲朱居尔杰波”（gluñ—druñ mi—'gyar—rgyal—po）之名而为人所知。他向大阿闍梨东琼图钦¹⁹索求畏怖仪轨书和法术之力，如疾速奔驰等。他共学

习了多达21种语言、并成了大学者。在乌仗国的边缘地区，他以八大类大地英雄的外貌转世化生，以誓愿而降伏了鬼神、并成了其军队的首领。他在象雄的西南以辩论和智力讨论击退了五百名外道大师们的一支军队，从而设法制止了他们过度的谬误、并使他们进入佛陀教理之中。他于是便以吉蚌玛哇僧格（Gyer—Spuñs Smra—ba'i Señ—ge）之名而为人所熟知。在中象雄²⁰的阿里三围，他创建了修持纯洁律法的大寺院。当他挥动佛陀教理大旗的时候，他又以大学者茹浦意西（rĭu—'phrul ye—Çes）之名而为人所知。在外象雄的四省（翼）之地吐蕃，他成了国王的教主。他以很普通的方式七次赴印度和五次到内大食，获得了实现永生长寿的法术，把世界上的所有神鬼都置于了其祈愿之下，为未来几代人中的一百名持明大学者举行度礼^[21]，他预言说他们在来世时将会获得善业和无垢。

第三章 作为转世化身的两个儿子的诞生

他特别回忆起了其过去所发的极其深刻的祈愿，为了传播佛法和击败西南的夜叉，他便前往印度的比萨。他以尼玛人宁波俄巴尔玛（Ñi—ma'i Sñiñ—po'd—'bar—ma）为其仪轨行为的伙伴，后者具有充分胜任的特征，是婆罗门种姓的普贤菩萨的女儿。当他从事无冲动的性合活动时，两个作为转世化身的王子便诞生了。长子呈如同水晶一般的明亮颜色，在额头中央有一个卍字标志（佛心印，具吉祥）。由于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本世和未来数世，所以他并不置身于人世间的骚动之中，而坚持在寂静中保持沉默。大家称他为雍仲敦才（giuñ—druñ doñ—gsal）。次子棕黑色的面庞上带有光彩，二目圆睁，其鼻子上方因愤怒而生的皱纹非常

突出，其三角形的嘴张得很大，双手作破坏性手姿、双脚成舞姿状，父亲为他起名为“白玛同卓”（莲花一见解脱）。

第四章 母亲与儿子三人同获成就

雍仲顿才在俄卓僧格恰修持苯教九乘类和持明的仪轨²²，他达到了果、并获得了长寿的功德成就。他变成了一个逗留在人世间的摩诃萨（大士）。白玛同卓获得了13种法力（？）和强暴巫术仪轨的满意度礼（灌顶）。由于他在西部尸堆诺钦科巴（gNöd—sbyin khros—pa）修持这些巫术，所以成功地获得了果之相。由于母亲在神秘崔洞中坚持修持果科桑哇（降魔）²³的隐世，所以她的命运变得与桑哇（果科）的命运很相似了。

母亲于是便对父亲说：“五种姓²⁴的曼荼罗（坛场）是最重要的坛场，它是无上的。佛陀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是懂得色界的生死轮回与涅槃者。至于我自己，虽然我是本世的一个羯磨—荼伽女，但我也达到了果科桑哇（降魔）之果，未曾践踏过完全纯洁的智慧大地。如果我在本世中践踏了这块土地，那么我就要去东北方向，到雍仲若巴堡（giuñ—druñ rd—pa'i mkha'）在那里将会转生为桑哇琼吉玛仲，我将会成为万名荼伽女的首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由于在西南的米居尔恰，有一位著名的七世转生者叫作婆罗门僧诺尔布，他为了利益众生而剁碎自己的身体，所有人都前去向他奉献供品、并礼赞他，所以我也去礼赞他。你们却不会减少以其光芒压碎色界神鬼那具有明显压力的思想之慈悲。”她讲完这些话就出发了，父亲的思想舒展了。

至于母亲一方，她肯定是前往西南的米居尔恰。但当她要求婆罗门僧舍利的成就时，西南的一名荼伽女依若琼浦玛

却于她之前取走了这些舍利、并获得了它们。母亲无法取到任何东西，也仅仅获得了一根头发、并将之衔在口中。她返回后对父亲说：“在初期，由于我积累了一种恶业，所以我获得了一个女子的身体。在中期，由于我尚有一种业的残余，所以我遇到了您。在末期，难道我在无意识的本质中有什么不净吗？我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与两个儿子有联系的密教女伴不能再忍受这一切了，她对这一切都失去了兴趣。祝愿两个儿子能跟随其母亲。”父亲对此而回答说：

“请听我说，你俄丹巴尔玛（'Od—Idan 'bar—ma）！当大家再无力量控制自己的业时，那也不应该鄙视其他任何人。由于胎藏的诞生和成熟是父母各自行为的结果，因此两个孩子就应该留在我的身旁！祝愿母亲能以其愿望而行事”。由于他没有任何能使自己允许这样作的可能性，所以两个儿子于此时便达成了一致：长者敦才留下来与父亲作伴。次子白玛同卓跟随其母亲。母亲和儿子二人与父亲举行告别仪式。在发愿（以在本世或彼世生活在一起）之后，他们便出发前往印度去了。

他们到达贡噶麦朵热巴林（Kuñ—dga'—me—tog mj—es—pa'glin）之后，母亲将其儿子藏在一朵盛开的莲花中，自己前去参加为了由荼伽女在西方的乌仗那国所获得的一种七倍生的舍利而举行的大法会。她搜集了所有那一切、并吃掉了它们，变成了西部莲花家族荼伽女大法会之主、并获得了智慧大地。

第五章 白玛同卓接受了南部国王之子的魔法

在这个时代的南印度首府仁钦伦珠（Rin—čhen Lhuñ—grab）城内，有一个具有善业和幸运的王族种姓、叫作

贡图格 (Kun-tu dge) 的国王与一个叫作囊哇俄丹玛的王后。由于他们没有可供溺爱的儿子，所以感到很痛苦。在向三宝发愿祈祷时，他们积累了大量功德，婆罗们僧意增桑布说：“积累了大量功德的大王，请听我说！为了全面巩固您的政权，如果您和您的部下于明天前往贡噶麦朵热巴林散一次步，那么这个神圣而又可贵的王后就命中注定会有一子。”

国王、王后及其侍从根据这些话而于翌日（虎年八日）^[25] 在玛本²⁶ 行星和大钦星辰（太阳？）出现的吉辰时刻，携带他们所拥有的全部神食作为供品，前往贡噶麦朵热巴林。他们向修伽陀（佛陀）发大愿、并奉献供物。此时，国王与王后于他们眼皮下看到了一枝莲花茎在摆动。当他们非常惊奇地仔细观察时，其中有一个带有吉祥相的男幼童。他的皮肤是白里透红的肤色，二目圆睁，鼻子上明显有忿怒之斑皱，三角形的嘴巴大张，手作破坏性手姿，双脚一伸一屈。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和欢欣，他们都返回国王的常驻地京师仁钦伦珠去了^[27]。

第六章 南方国王扶他在大都即位

因此，父母二人都感到极其欢乐，由于母亲生下了一个具有吉相、并伴有奇特标志的男童，所以国王说：“让朕的全部臣民都集聚于此！”所有人都集聚起来，供奉了其数量大得无法想象的各种财富：黄金、绿玉、丝绸、水牛、大象、宝马等。由于一名精通诸相术的婆罗门僧被召来查验孩子，所以他说：“这名神圣和高贵的王子普遍都具有一位佛陀的完美功德。特别是皮肤为白里透红之色的事实，这就是其强有力的语言将会降伏色界所有神鬼的征兆，其忿怒皱纹

明显地突出于鼻子之上的事实也是他将挫败很难降伏的夜叉军队抵抗的标志。其嘴为三角形的事实是他将成为女魔和荼伽女们首领的标志。”大家称他的噶玛尔（红嘴）、并扶他即位（作为太子）。

第七章 神奇的巫术本领

唵啊吧咋，莲花成就大师吽。后来，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为了表现其法术能力，王子以其投石器抛出了一块石头，此石击中了大臣一个儿子的凶门²⁸，此人死去了。众大臣奏请惩罚犯有这种过失的王子。虽然国王献出了其所有财宝以作为其臣民生命的赎金，但他们都拒不接受。虽然大家将王子投入了一个毒汁池中，可是他却毫毛无损，而且其光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大。虽然他们又把他从一座毒山的山顶推了下去，却无法加害于他。虽然他们把他投入了吃人的可怕毒蛇的口中，但他那不灭的身体却未受到哪怕是轻微的损害。虽然他们把他投入了檀香木油的火中，大火却变成了一片圆形湖泊，他于湖中心凉爽地和容光焕发地置身于一朵盛开的莲花之中。此时，所有那些集聚于那里的人都惊讶不定。他们一致说道：“这个卓越的生灵既不能被恐怖之大源、又不能被无论什么样的灾祸所触及。过去就已经如此了，大家在一朵莲花的花蕊中发现了它。这就是为什么它肯定是已彻底修成圆满的一尊佛陀的极妙化身！”所有人都跪下向他顶礼，他们为自己的罪孽忏悔。在大家向他献供品以对他作出祈愿时，也就赋予了他权力，他以“莲花迺”的名字而著称。

第八章 他获得了大宝的成就

接着，白玛迺王子便前往其母举行大众轮的地方。正

当他在大众轮会上举行密教仪轨时，他那位著名的母亲大茶伽女便说：“你是耆那的儿子，你到此地的南方去吧。在一个叫作珍宝炽盛崖的地方，有其数目多得无法计算的宝藏之门，你取走宝藏（法宝）、并修持它们。在实现了果之后，你就向其他人广泛地传播它们。”

根据她这样作出的授记，他从班索僧格南琼（Baṇ—So Señ—ge gnma—'phyuon）中取出了五个大宝盒子；从一个珍贵的铁盒子中取出了金刚橛的真言和教义；从一个兽角盒中出现了经（无上瑜伽）、续（大瑜伽）和心（大宝）；从一个水晶盒中出现了正净见的真言和教义；从铜盒子中出现了女魔和辛王的著作；从一个骨盒子出现了其残酷弟子们的著作。密教经典的教目是无限的〔29〕。由于他受到了喇嘛、本尊神和茶伽女们的祝福，所以他一无例外地获得了觉。

第九章 他前去彻底实现果、并完成其业

根据著名母亲茶伽女的授记，他前往毒山之窟（位于南方）。他以对唯一一点的集中凝思而完成了金刚橛法的修持。作为完成修法的标志，他将一种仪轨橛投向了山崖之中。由于他在南部的魔窟修持过大圆满法，所以他的推断理解能力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由于他在北方的习武艺之峪为女魔和辛王赎罪，所以使鬼怪归附在了他的教派之下。由于他在东部的秘密顶卓洞窟说《再上顶部经》，所以他得到了识，也就是大乐。由于他在中心的珍宝积聚洲修成了经、幻变经和心的果，所以他实现了发光的身体，这是耆那的代名词。他挥动着两种教理的旗帜：预言授记和宗教成就。他因自己的听、闻和回忆而把无数需要皈依的人类与非人类生灵与解脱联系起来了。

第十章 他是吐蕃的最大恩主

他特别居住在吐蕃的九尊年（gNan）神之峰^{〔30〕}。他以誓愿而束缚了所有的阴阳鬼怪，降伏了百名外道恶暴^{〔31〕}大军，为了修成果而为百处阿兰若开光。他还为一千零八处小阿兰若开光。在这片福地乐土之上，圆满的天地与人共同发展。他在三处掩藏了难以设想其数量的宝藏，这就是山脉、岩崖和湖泊。由于他的法术本领，所以在那里留下了他可以使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足迹脚印。在举行了对八名持明成就者的授记之后，他又为他们举行度礼、祝福和施教。他与一百多名荼伽女修持密教的秘密行为、并成为她们的通灵人。他一直把他那不可动摇的和坚定的思想发展到了性合之终极。他还发展到了仪轨杀生的终极、并降伏了二性居傲鬼，并一直发展到了秘密行为之终极，所有需要皈依的众生都获得了普通成就和卓越成就（菩提）之力。

第十一章 他现在毁了赭面罗刹的面容

后来，在西南狂暴夜叉之地充斥着10万倍的10亿吃人罗刹，其势力得到了发展。由于附近地区的大洋泛滥，赭面罗刹淹没了一切，她们潜伏在水底，不受阻挡地通过岩崖行走，如同狂风一般地在大地上向前吹刮。她们完全彻底地布满瞻部洲的大国和小邦。他们杀死了那里的人类、并以此来制造其肉和血的新鲜食物。他们与女子们私通，增加了罗刹子嗣的数目。最后，一切都变成了罗刹的一大洲。由于诸王国都无德，充斥着罪孽，所以，白迦（白玛迦乃）眼见这些生灵颇难受皈依，即它们不能被其他人而只能被他自己所皈依。他于是便如同一只飞翔的大金翅鸟一般到达了罗刹之洲。他令人改变了夜叉——罗刹国王（已获得觉之王）的住

处，进入了本为他自己身体的轿子。只要由于其无止的方法与心意而使生死轮回持续下去，他那神奇的降伏罗刹的行为就是圆满的（接着是上文翻译过的跋文）。

钦则的苯教史料

虽然莲花生传的这种文本不仅以其大量特征使人联想到了其佛教文本，而且还是将“神奇的诞生”与“胎藏诞生”结合起来的一些传说^[32]，但它却以被归于莲花生的世系和被纳入到怙巴南喀的一种传记中的方式而又完全与此相脱离了。莲花生于此确实既不是唯一的英雄、也不是最荣耀的人。正如其畏怖的外貌所证实的那样，他的目的主要在于降伏本世的神灵与魔鬼，同时也是为了降伏西南方的夜叉。最明显的优势属于怙巴南喀（此人是一个化身）及其于此叫作雍仲敦才的长子（更以其已达到长生不老程度的形容名词才旺仁增(Che—dbañ žan—žun—ma)的名字而为人所熟知）。他是留在其父身旁者，从父亲那里获得了最高的教义（苯教九乘的轮回），达到了菩提。

于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确定这个把莲花生作为怙巴南喀儿子的故事在苯教徒中得到了普遍接受。根据大家从佛教或苯教的角度来研究考虑，这是一个相差甚殊的人物。从佛教角度来看，他仅仅由于“遗教”才为人所知^[33]；他是赤松德赞时代的一名苯教译师，是赞普在决定令人同时翻译佛教经文和苯教经文时把他召到桑耶寺里来的。当赞普最终禁止修持苯教和驱逐拒受皈依的苯教徒时，怙巴南喀变成了佛教徒。他从赞普那里获得了将苯教的布教仪轨经文宝藏伏藏

在桑耶寺黑塔中的特许，这就是后来的苯教掘藏。他变成莲花生的弟子之后，仍继续他的译师事业，不过这一次是翻译佛教经文。他被包括在莲花生最亲近的二十五名弟子的名表中了。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次要的人物。但当大家的注意力转向苯教伏藏时，他却具有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影响范畴，分别被称为天神、调伏师、苯教祖师和怙巴南喀。这是一名有时被分在八大苯教译师的行列中，有时又被分在九大巫士之中的圣贤。他在牟赤赞普时代就已经行使其职务了，牟赤赞普是吐蕃第一位赞普聂赤赞普的儿子。当支贡抑苯时，他首次将苯教经藏伏藏起来。他曾上谏劝支贡的儿子布岱贡甲恢复苯教。由于他获得了长寿之成就（这就使他有时也获得与其长子同样的名字才旺仁增）。在赤松德赞时代第二次抑苯时，他却一直呆在于那里。为了挽救苯教，他假装改宗（皈依佛门），依靠的证据是苯教和佛教仅仅在俗谛方面才有区别。他在此时于是便与数名苯教大师试图伏藏所有的经文，把它们委托给一些守护神，预言说这些经文未来可能会被当代苯教徒及其弟子们的转世者中那些命中注定要得救度的人物们重新发掘。因此，他扮演了一种与莲花生相同的角色，大家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发现了一些共同的传记特点（如上引传记中的第二章）。其相同性并不仅限于此，完全如同莲花生在宁玛巴中一样，怙巴南喀也被认为是一个化身，最常见的则是普贤菩萨的化身。他以这样一种身份便摆脱了预言授记的经文以及重要的仪轨性著作，它们都是被掩藏在伏藏中、并被重新发现的。始终如同莲花生一样，他也变成了一种崇拜的对象^[34]。